

我想对您说

文/何芬 图/吴佳

教师节来了，总想说点什么。我想对您说，似乎是想对教师说，对教师这个群体说，又似乎是在对我们自己说。采访时，普通学校的老师觉得重点学校的光芒掩盖了大部分老师待遇苍白的现实，普通人对老师有朴素的期望，有专业技术教育背景的人则对教育机制的改变期望更高，甚至疑问重重。可是，临到面对镜头的那一瞬，人们总是面带微笑，充满希望。

大千世界，总有千万种诉求，我们截取其中的六个样本，代表着祝福、倾诉、反思、期盼、赞美和感恩。



平厚亭，32岁，牛角巷老婆饼店老板。

和妻子从湖北荆州沙市来衡阳谋生，觉得衡阳是大城市。今年把孩子接到了身边读书。每天从5点忙到晚上8点，早上没有时间送孩子去读书，就3块钱一次托人送孩子去上学。中午，他才有时间自己去接送孩子。觉得自己写的字不好看。在拍照时，要妻子把来不及收拾的三副碗筷收了，说“赶紧，赶紧”，他不喜欢给人留下不整洁的印象。



李燕红，29岁，市二中高中教师，从教10年。

中一职称，教两个班的语文，包括课时津贴月工资不足2000元。前不久听了学校一位老师的先进事迹报告。她得知那位老师丈夫不在身边，一面带高三学生，一面给自己的孩子陪读，一有休息时间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到县里照顾老年痴呆的婆婆，以至于每天要随身带着尿不湿，“就哭了”。自己生病时，曾接到过学生问候的短信和电话，“这些美好的东西，是我继续当教师的原因。”



梁志敏，46岁，大学本科，律师。

父亲是乡村教师，叔叔、姑姑等人都曾从事过教育行业。学童时期记忆里“老师”是一种很完美的女性形象，记得小学校长李英祥的名字，念念不忘她5年来像妈妈一样的爱的教导，记得中学一位女数学老师循循善诱的讲课。说到动情处，“人生的精彩不在于自己得到多少，而是在于对这个社会的奉献。老师培养的学生分布在各行各业，熠熠生辉，是老师的无私奉献，为这个世界绘就了多彩的画图。”



贺宁，唐氏综合症患儿，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喜欢写字，喜欢画画，会打篮球，喜欢篮球明星姚明，喜欢妈妈，和班长王儒文玩得好，愿望是长大后可以赚很多钱，自己举手说要参加我们的拍摄。以前教师节画了花送给老师，今年要做手工串珠。嚷着自己“16岁了，今天是我生日”。班主任尹老师爱嗔地敲着他的头：“你的生日是明天，你是14岁！”



周子良，23岁，航空飞机机修师，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半年。

至今还记得小学毕业考试前，刚生完孩子的老师带病给他们补课的情景。高考时，是老师为他们张罗着填志愿的方方面面，告诉他们“填冷门，填冷门”。现在与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业务上有疑问的都会打电话向老师求教。参加工作后，这才发现，从小学到大学，除了父母，还有老师的一路陪伴，让他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范英娇，22岁，毕业后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小店。

学生时代老师片面注重成绩，让她有点心理阴影。可是，她现在的顾客有些就是老师，让她对老师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她们也时尚，前卫，对待一些事物比如早恋问题也有了更理性的看法”。如果回头看，她愿意自己的弟弟好好读书，“因为不读书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她也有个大大的疑问：“应对变化的世界，光是书本知识就够了吗？”